

MOOCs 的本土化诉求及其应对 *

顾小清 胡艺龄 蔡慧英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系, 上海 200062)

[摘要]近年来,简称为 MOOCs 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受到国内外教育研究者的普遍关注。由 Coursera、edX 和 Udacity 等组成的 MOOCs 联盟几乎成为了聚集国际顶级大学的俱乐部,给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带来极大冲击以及参与的压力。在中国的知名高校开始加入这些顶级大学俱乐部的同时,更多的是跃跃欲试地进行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的本土化尝试。面对 MOOCs 的这一本地化发展态势和现状,审视当前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的本地化吁求,对如何实现本土化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所引发的真正的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关键词]MOOCs;本土化;学习分析;在线教育;开放教育资源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008(2013)05-0003-09

一、引言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简称 MOOCs)是近一两年的教育流行语,成为“地平线报告”预测的将在未来一年之内普及的技术^[1],并且被认为是网络学习的“下一个革新之举”。在 2012 年获得井喷式爆发的 MOOCs,被称为一场教育的风暴^[2]。

MOOCs 的产生,最初是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的实践产物。2008 年,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导者加拿大学者乔治·西蒙斯(George Siemens)和斯蒂芬·唐斯(Stephen Downes)为马尼托巴大学开设了一门名为“联通主义和连接性知识”的网上课程(简称 CCK08),参与课程学习的有 25 个在校注册学生,以及 2300 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未注册学生,他们运用网络学习工具(例如,RSS 订阅、博客、虚拟学习环境以及同步在线会话软件等)参与完成了这门课程的学习^[3]。由于这门课程结合了“大规模、开放性和提供学分(for-credit status)”三个特点,因此被称为“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4]。或许首创者没有意料到的是,他们的这一实践,会引发影响如此巨大的 MOOCs 热潮。这种影响,是由于以 Udacity、Coursera、edX 为代表的高等教育联盟在 MOOCs 领域的投入。

如果说 2012 年是 MOOCs 井喷一年的话,那么 2013 年可以说是 MOOCs 在中国的本土化元年。2013 年的早些时候,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宣布加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发起的 MOOCs 平台 edX,成为国内率先试水的高校^[5];两个月之后,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宣布加盟由耶鲁、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等大学共建的 MOOCs 平台 Coursera^[6]。无论是清华和北大,还是复旦和上交大,加盟 MOOCs 都是

因为认识到 MOOCs 对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冲击,并希望以加盟 MOOCs 为契机,推动课程教学改革以及提高教学质量。

随后出现的是真正的 MOOCs 本土化的诸多尝试。就在 6 月,本届教育技术与方法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主任委员、同济大学校长裴钢建议,将大规模在线课程(MOOCs)纳入到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中。其他委员也进一步提出,以教指委为载体,从跨校选课、多校合作共建这两个角度启动 MOOCs 的本土化实践。7 月初,在上海交大举办的在线教育发展国际论坛上,真正可谓本土化的 MOOCs 联盟宣告成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 12 所国内高校宣布携手打造“在线开放课程”共享平台^[7]。这一举措,或许可以看作本土化 MOOCs 实践的高调宣言。其他的 MOOCs 本土化实践也正在蠢蠢欲动。例如,7 月晚些时候,北京大学宣布将与德稻集团共同开展 MOOCs 课程研发,打造世界同步的 MOOCs 课程体系^[8]。

目前,除了上述这些本土化 MOOCs 的声势之外,真正能够提供大规模(Massive)、开放(Open)和在线(Online)学习的本土化 MOOCs 尚需假以时日。那么,MOOCs 的本土化为什么如此迫切?本土化如何能实现?以及 MOOCs 所引发的真正的挑战是什么,该如何应对?在本文中,笔者将就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二、MOOCs 的本地化吁求

(一)狼来了?

由于担心受到 MOOCs 的挑战,国内的知名大学开始了积极参与 MOOCs 的行动,先后有北大、清华、复旦和上交大

*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一般课题“以‘语义图示’实现可视化知识表征与建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编号:BCA120024),以及教育部新世纪人才计划“基于个人数字终端的信息化创新应用研究:资源、服务及应用实例”(编号:NCET-11-0140)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大等跨出了第一步加入 MOOCs 的行动,并且宣告启动本土化的 MOOCs 联盟。我们不禁试问是什么让中国的高等学府感受到了不得不参与的压力?

1.“大规模”以及“开放”

首先,MOOCs 所带来的来自地球上任一角落的学子能够全程参与国际一流大学的课程学习,与名校学子共同完成上课、分享观点、做作业、参加考试、得到分数、拿到证书的全过程。这对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风险和压力。这种竞争风险来自多个方面。一方面,是乏善可陈的课程与教学在 MOOCs 面前会彻底失去吸引力。在中国大学的教学质量普遍有待提高的背景下,当学生能够通过 MOOCs 参与世界高水平大学的优秀课程学习的时候,这样一种冲击和压力对中国的大学来说是巨大的。另一方面,由于允许大规模学习者群体参与课程,MOOCs 联盟犹如一张巨大的网,在世界范围内吸引学习者的势头也是巨大的。实际上,当前的几大 MOOCs 联盟都已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其势力。例如,MOOCs 联盟之一的 Coursera 机构计划进行进一步的国际化拓展,其主要运用的手段包括课程的本土化和翻译、采用分销机制、运用混合学习技术等^[9]。这种“超级高校联盟”以开放在线方式所提供的课程,势必会挤压传统高校的领地,这种压力势必也是巨大的。

2.谁是主要玩家

其次,与以往的网络教育不同,MOOCs 是国际一流大学联盟所推行的在线教育方式。当前的三大 MOOCs 联盟 Coursera、edX 和 Udacity,几乎是一个国际顶级大学俱乐部,最初由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密西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众多美国顶级名校主导组织。目前,已经涵盖了来自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众多大学的参与^{[10][11]}。虽然有诸如牛津和剑桥这样的知名高校仍然拒绝以“旅鼠般冲动”的方式加入 MOOCs^[12],但是,更多的高校是被超级高校联盟的这种趋势所吸引或被震慑,从而形成了目前这种世界各地高校争先恐后加入这个大学俱乐部的景观。正如《经济学人》引用 Coursera 创始人之一、斯坦福大学教授 Daphne Koller 的评论所述,“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人争相加入”,在她看来,像 Coursera 这样的联盟应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数量有限的玩家”。

3.“破坏性创新”

再次,从教育的形式、资源的形式、技术应用方式以及高等教育的财务模式等角度,MOOCs 所带来的都是一种所谓的“破坏性创新”,对既定的高等教育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也为高等教育的质量提升提出更高要求。比如,在学习方式上,MOOCs 课程借助网络环境和学习技术等开展新型模式的教学,不仅可以满足学习者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使其能获得教师个性化的指导^[13],还可以使学习者与全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对话、合作、问题解决,促进对学习内容产生更全面的和全新的理解^[14]。更值得关注的是 MOOCs 对提升教学质量的“破坏性创新”。高校的教学质量并不是学校名声的主要来源^[15],高校教学质量的评价也缺乏有效的评估机制和方法。由于往

往以学生评教作为评价教学质量的唯一依据,很多教授为了得到好的评教结果,往往以降低学习要求为代价^[16]。MOOCs 将传统的课堂展现在开放的平台上,也将高校的教学展现在公众的面前,包括高校教学质量的问题,使得教授们需要重新思考他们的教学方式,改进他们的教学。同时,MOOCs 为改进教学质量提供的可能性体现在对学习行为数据的大规模收集上,大规模开放访问的方式,有可能产生大规模的用户数据,对这些数据的充分利用,能够为教育教学改革决策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17]。

(二)本土化的 MOOCs

在 MOOCs 这种“狼来了”的冲击下,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正在出现本土化 MOOCs 的诸多努力。那么,这些前期的努力,可以看作是 MOOCs 的萌芽吗?可以看作萌芽阶段的中国版 MOOCs 的“上海高校课程中心”和“EWUCC 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可谓具有一定代表性。

“EWUCC 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由重庆大学组织成立,主要期望通过搭建东西部高校共享优质视频公开课的平台,促进东西部高校密切合作,增加优质视频课程的供应量。目前,此举得到了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 54 所著名高校的积极响应^[18]。为了实现课程资源的共享,该联盟将组织输出与输入课程的高校组成跨校跨地区的教学团队,共同备课和授课,而且根据输出与输入学校的实际情况采用混合式教学的方式组织教学活动。经过前期的准备,联盟将于 9 月中旬在平台上准备 100 门候选课程,实现 2013 年秋季学期课程的共享。

“上海高校课程中心”已经在发展中国本土化的 MOOCs 方面有了一些前期实践积累。“上海高校课程中心”是由上海教委发起建设的一个大型在线教学服务平台,其目的是在充分整合上海各高校优质教学资源的基础上,在全市建立长期而又可持续的跨校课程资源共享机制,为上海各高校学生提供跨校选课、学分互换、专业辅修等学习支持^[19]。截至 2012 年 6 月,全市已有 30 所高校加入到平台中共享其优质课程,并推荐各自学校的专家在平台上开设特定专业的课程。据统计,目前该平台上已包含 145 门课程。可见,“上海高校课程中心”已具有 MOOCs 雏形和规模,该平台上的课程也体现了 MOOCs 的核心要义。

1. 具备了 MOOCs 的基本特点

课程允许上海高校的学生通过网络选修、注册,根据授课教师的安排进行网络学习,修习完成课程内容的,可以获得各自学校要求的选修课学分。

2. 采用混合式教学的模式

课程主讲教授采用网络集中视频授课的在线教学方式。参与课程学习的学生,还能获得本地教师的个性化授课和辅导。此外,参与该课程的助教团队会根据课程内容的要求提前录制好相应的视频上传到网络平台上供学生集中学习讨论。

3. 实践合作教学的理念

以《哲学导论》这门课程为例,合作教学的理念不仅体现为校际之间教师合作授课以及完成教学任务,还体现为不同

学校和学校内部学生间的合作交流。在课程学习中,不同高校相同专业的教师进行合作教学,不仅可以使课程教学充分发挥教师所长,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体验,还可以让不同教学点的学习者了解不同教师的授课内容和思维方式,促进他们得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三、本土化 MOOCs 何以可能

(一) MOOCs 的两种发展轨迹

MOOCs 呈现出两种主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延续最早的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的 cMOOCs 课程;另一种是倾向于行为主义知识传授的 xMOOCs 课程^{[20][21]}。虽然两者在形式上均具有“大规模、开放性和网络课程”的特点,但是,在教学理念、课程设计以及课程实施等方面均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1. cMOOCs

遵循联通主义学习理论,cMOOCs 课程表现出的教学理念是:学习是创建连接、增加或删减联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学习到的知识不断生成并积累,而且分享学习过程中创建的人工制品。此类课程突出的特点有:(1)课程的学习资料和内容不是在课前由教师规定和提供的,而是随着课程的进行,由参与者提供并丰富的。虽然在课程提纲中教师会确定一系列可选的学习主题,但它们只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搜索资料、进行学习和反思等迭代过程中的“指引”^[22]。(2)为了让学习者通过课程学习获得他们对学习主题的独特理解,课程组织者让学习者挑选不同的学习活动,并运用相应的学习技术完成学习内容^[23]。对于 cMOOCs 课程,MOOCs 扮演的是学习环境的作用,体现了网络时代学习的缩影^[24]。在这一学习环境中,知识分布式存储、整理以及获取的新方式为促进学习者共享知识,形成分布式认知带来了新的潜力。

2. xMOOCs

当前,以 Coursera、edX 和 Udacity 等为代表的 MOOCs 实际上都是所谓的 xMOOCs,这里的“X”形象地表示其可扩展性。该类课程表现出的教学理念是:教师是专家,学生是知识的消费者;学习是学生习得由课程设计者组织并由教师传递知识结构框架的过程^[25]。因此,该类课程突出的表现形式是:教师会规定好每周的学习内容,并由教师录制好 3-30 分钟的课程内容放在网上供学习者学习。课程服务器会给学生及时反馈评估和提供相应的讲解视频。除了课堂小测试之外,教师还会要求学生每周、期中和期末完成相应的测试。相对应地,课程服务器会持续记录学习者整个课程学习过程中的每一次评估测试的完成情况。为了关注学生的学习进展情况,教师还会在网络论坛中设置学习活动。例如,他们会规定某一时间,学习者可以在论坛中提交他们的问题,其他学生可以对问题进行讨论和投票,选出大家最需要回答的问题。之后,教师就会对这一问题进行讲解,并录制好视频,供学习者学习。对于 xMOOCs 课程,虽然其授课方式与传统教学非常相似,但是,它采用了一种不错的对话式教学模式^[26];而且这种可以在课下观看学习视频、课上进行讨论交流的学习方式是实现“翻转课堂”的一种很好的实践方式^[27]。

通过对比分析 xMOOCs 和 cMOOCs 的设计理念和实践

模式,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 MOOCs 从教学形式、技术使用情况以及研究角度等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xMOOCs 课程更加适合于传统类型的知识教学。传统类型的知识已经有固定的教学结构,教学目的更倾向于在了解知识形成思路的情况下,掌握这类知识,为创新应用打下基础。因此,在 xMOOCs 课程在实施中,借助学习技术的帮助,如果能够真正实现“翻转课堂”(即课前学习知识,课堂中针对知识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交流)教学模式的话,这种教学模式也有可取之处。相比之下,cMOOCs 课程更加适合于对思维启发和发散性等要求较高的课程学习。对于那些未定型的需要进行研究的知识,可以在 cMOOCs 中有效而巧妙地运用技术,聚集不同学习者的观点,在分享中学习,在讨论中激发新思维,从而形成对一个未知事物的比较完整的认识和理解,就如同目前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的先导者们实践的一样。

(二) MOOCs 与传统网络教育有什么不同

1. 技术平台

业界普遍认为,MOOCs 的出现是网络教育模式转变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网络教育聚焦于开放课程的内容资源层面,采用自行研发的平台进行统一管理使用,呈现对特定知识的传输模式;MOOCs 的出现革新了互联网背景下的课程组织实施模式,由传统课堂根深蒂固的“知识传授”转变为“交流与评估”的双向互动模式。因此,较以往的网络教育平台,MOOCs 在技术平台的采用上需要一个更广泛的视角去理解。

MOOCs 提倡知识的联结与分享,因此,不仅继承了开放教育资源(OER)中的流媒体技术、测试工具及软件,部分支持知识获取的工具,而且课程中使用多种技术平台共用的形式来提供资源、组织学习互动。其中最主要的支撑技术是类似 wiki、blog 等简单易用的社会化工具,或是采用已有的机构联盟提供的平台。在 MOOCs 本土化过程中,如何选择能够支撑大规模互动的稳定、通用的社会化工具平台是特别需要注重的。当一个稳定的学习系统扩张到几十倍的用户时,技术平台的健壮性隐患将会使得 MOOCs 在其他方面的努力——课程的设计、在线练习与测试的设计、在线学习活动的设计、工具的提供,都一概付之东流。这也是为什么当乔治亚理工这一计算机学科见长的大学,在其所提供的有关“在线教育基础”的 MOOCs 由于技术原因而暂停的时候,会引来不少学生的愤怒^[28]。乔治亚理工的平台问题,正是用户的快速扩张、技术故障得不到及时解决而导致的。一名学员在其博客中对故障进行了详细描述,“在使用线上互动工具 Google Docs 时,不能同时承载大规模的用户同时编辑的进发,使得该课程彻底混乱了。”可见,MOOCs 本土化过程中技术平台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MOOCs 平台作为核心,有效支持着学习过程中的各项操作,大规模、开放性的特征决定了平台必须具有处理来自各地大量信息的能力,特别是其中的学习管理组件(如及时反馈、学习分析组件等)。虽然当前国内的高校或教育机构普遍在不断改进缓存、重复数据删除、虚拟化、RSVP(资源存储协议)等控制技术,但在面对 MOOCs 如此大规模的教学支持



时,资源与实力仍不足以供给。因此,本土化的 MOOCs 未来发展趋势将有可能选择成熟的机构联盟平台,或是云托管 MOOCs 服务来管理和发布数据。

2. 教学法

在学习管理与开放资源交互特征的影响下,MOOCs 课程的教学模式也与以往网络教育不同,课程的参与者与资源在网络上都呈分散状,通过对某一主题或某一领域的问题探讨、活动组织将参与者聚集到一起,形成群体共生资源模式,学习者更主要是通过思考和交流,开展协作式学习活动获得知识。在以往的网络公开课中,教学较多的是提供视频授课和学习“内容”(通常是预先编辑好的课件,或是录制好的讲座),学生在学习时缺少沉浸感,更多的像是在教室后面观摩课程,缺少进一步的交流与反馈,无法检验知识的掌握程度。而 MOOCs 体现的是一种教学课程的全程参与模式,时刻会兼顾学习者的需求,弥补了以往网络教育功能泛化、交互性功能不足等缺点。在吸收了在线课程授课时长的经验(8到12分钟是典型的时长)基础上,MOOCs 穿插了提问与随堂测试环节,以便及时检验学习效果,并在一定周期开展话题研讨,鼓励学习者使用自己熟悉及便捷的工具来进行学习资源的获取,如社交网站、论坛等个性化学习工具来浏览、讨论、完成课程的系列活动,最终达到学习的目的。

MOOCs 的教学模式也提倡学习者形成各式的在线学习社区,参与者根据不同的主题和方向可以在不同的社交网站上构建学习互助的亚群体,并随着学习者的不断聚集进一步衍生出课程的相关网站与资源库。MOOCs 这种既聚合学习又聚合网络的不断进化的教育模式,将教育、娱乐(思考游戏)和社交网络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同时,MOOCs 的教学模式也强调教学助理(或称为课程协调人)支持的重要性,参考已有的平台课程,教学助理负责管理、维护和发布课程的相关信息(如,课程摘要、内容资源、每周主题、活动通知、作业等),贯穿并引导课程的全过程,需要具备课程内容的专业性与良好的沟通技能,以及对社交媒体工具的灵活运用能力。这一角色在传统网络教育中并没有明确定位,但在 MOOCs 课程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需要对其职能进行详细的界定。

3. 资源、数字图书与知识产权

虽然强调互动性,优质资源仍然是 MOOCs 的核心所在,如何发现、汇聚优质资源、实现共享,并在版权许可上形成本土化的标准,是未来教育资源建设的聚焦点。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国已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开课、精品课程,并且起源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教育资源(OER)运动也在我国大范围地展开,但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此类教育资源建设普遍呈现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构建资源的内驱力与范围都有一定限制。而国际上 MIT OCW 及 OER,乃至 MOOCs,大多数是由教师、学校自发创建资源、自下而上形成一定规模的资源库。并且由 OER 活动的经验看来,仅仅拥有资源并不意味着学习活动就能自然而然地发生。纵观国际形势,MOOCs 使得世界的眼光从资源建设转向优质资源的应用发展。

从 OER 到 MOOCs,学习资源体现出来的是其应用从单

纯的资源呈现到体验课程学习过程的转变。因此,MOOCs 的本土化需要注重自下而上的优质资源构建机制。此外,除了课程资源,包括数字图书在内的与课程相关资源的渗入将是 MOOCs 的重要组成部分。嵌入课程中的数字图书不仅具有成本较低、使用快捷的优势,更能够通过渗透到 MOOCs 核心,丰富 MOOCs 资源的内涵,衍生出相应的数字学习服务。与此伴随的是版权问题,MOOCs 注重内容的开放授权、开放结构,遵循知识创作共享协议(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简称“CC 协议”),在保护著作权人的基本权利基础上强调创用共享,而在早期我国的资源建设遵循中国著作权法,注重保护版权而非共享。因此,在 MOOCs 本土化过程中首先应该实现两者的对接,加大对知识创作共享协议的宣传推广,并在此基础上避免对以“CC 协议”授权发布的作品进行商业性传播。

4. 学习分析技术

MOOCs 运动方兴未艾,大规模的特性使得平台上承载了海量学生与平台进行交互的数据,眼下关于在线学习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如何有效地支持学生的学习,学习分析技术在推动 MOOCs 的有效运用中将起到关键作用。基于海量的学习者数据与机器学习分析,它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学生对课程感到厌倦,男性和女性在学习过程中的反应又有何不同,这一切都能帮助学习者和在线论坛获得更好的表现^[29]。基于 MOOCs 的学习分析数据可以来源于学生完成作业、参加考试、观看课程视频、参与班级论坛或同伴评估。越来越多的数据被收集,可以生成许多新的问题和建议,使得课程能够被推进,并使个性化定制学习过程成为可能。

斯坦福大学早期采用的在线学习使得学校不仅先行一步地拥有线上课程的优势,还拥有了基于课程的相关信息与数据。其 Lytics 实验室结合 MOOCs 平台对学习分析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实验室同时进行着多项关于 MOOCs 的学习分析项目,如利用仪表盘来帮助教师监控学生的参与过程,基于一个 63000 人的大规模在线课程——人机交互的同伴评估,基于作业编码的自动反馈技术,以及学生成绩的预测因子研究等等^[30]。同样在 MOOCs 的一门编号为 CS106A 的课程(入门级编程课程)基础上,Piech^[31]等人构建了一个基于课程初、中期家庭作业的图形化模型,结合机器学习技术与概率模型,很好地预测了哪些学生会在接下来的学习中遇到困难,并通过学习路径建议帮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模式。在过去的网络教育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分析研究,大多以教育数据挖掘(Education data mining, EDM)的形式存在。

MOOCs 时代下的教育不再局限于让学生跟随知名教授学习,还在于它通过对海量用户数据进行精密分析后的结果反馈、课程完善、应用生成、个性化教育发展,这才是 MOOCs 对传统教育的颠覆之处,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智能教学系统(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ITS)。因此,在本土化过程中,嵌入学习分析技术的 MOOCs 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三) MOOCs 体现了好的教学吗?

在其“MOOCs 错觉”一文中,Sharma^[32]以他拥有的从小学到大学、从东方到西方的教学经验,对 MOOCs 这一试图无私地提高高等教育全球访问率的努力提出他的质疑。同样,美

国莫瑞麦克学院(Merrimack College)的Butin^[33]教授也指出,在目前的MOOCs中所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一个“Web 2.0”的世界如何继续“Learning 1.0”的教学。MOOCs的课堂几乎是重复着传统的讲授式教学以及测试(包括其存在的问题)。

1. 教学法聚焦

随着MOOCs的快速成长,人们普遍认为其课程的教学模式已基本成型。在总结了过去二十多年网络教育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生成的MOOCs模式设计满足碎片化交互性的学习需求:(1)设计完备的教学环节与结构。课程不仅呈现学习资源,还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协调人、每周话题、作业、研讨等,学习者可以获取知识、分享观点、完成作业、参加考试甚至获得证书。(2)资源与功能设计符合学习者自学模式。由于单纯靠学生网上自学辍学率较高,因此,在教师引导授课的情况下将课程持续时间设计为与通常教育周期一样(约8~12周),授课以视频教学录像为主,配以教师的讲解,模块化的短视频方式方便学习者按主题学习,或是利用零碎时间拆分观看,并在资源中嵌入超链接与相关背景资料,方便学生延展知识。(3)推行同伴互评。MOOCs的大规模特点决定了作业与问题的批改答复不可能由授课教师或几名助教完成,因此,独属于MOOCs的同伴互评模式产生了,特别是对于无法直接判对错的文文学科,该模式大大减轻了教师的负担,只需教师在课前根据课程特点制定作业的相关评价指标(现有课程中较多采用的评价指标有诸如是否切题、论证是否具有说服力、写作模式是否符合规范等),学生在提交作业后按照标准互相(最少5名)评分,最终由课程协调人进行审核生成最终成绩。通过同伴互评,不仅解决了MOOCs大规模课程学习的作业批改问题,更关键的是在互评过程中,学习者可以通过观看同学的作业,实现思维火花的碰撞,获得新的灵感,达到互相学习、延展知识边界的目的。

为了检视MOOCs的教学法相对传统大学教育中面对面教学是否的确有着宣传中的优势,Glance、Forsey和Riley^[34]对实证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分析。直接的证据其实目前还很难发现,但据上述作者的分析发现,MOOCs的教学效果至少不逊于传统的面对面授课,在某些方面甚至提高了教学的效果。

当然,MOOCs教学法的效果也有颇具争议的一面,Armstrong^[35]的研究结论则认为:在Coursera上的很多课程设计并没有从教学法的角度考虑,其中有不少授课者是因研究成果闻名而非教学能力见长。Bates^[36]也提出:现阶段的网络课程仅凭授课者个人的传统课堂经验来进行教学设计并不能开发出高质量的课程,优秀的远程教学需要从内容资源、教学设计、技术手段等多角度共同配合,形成专业化的技能支持团队。目前这种争论仍在继续。Tony Bates^[37]针对Coursera创始人之一Daphne Koller在TED上的演讲“*What we're learning from online education*”,提出四个迷思的反驳。其中一点就是对于教学法,他认为,Coursera倡导MOOCs引领了一种新的教学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在其课程中使用的大部分教学法都是十分老旧与过时的行为主义教学法。MOOCs通用的模

式是借助信息的传递、机器批改作业与同伴互评,这一模式在直接判断对错的学习、对事实与过程的学习、学习者缺乏高阶认知加工能力时是有价值的,它适宜于一定程度的培训,但该模式很难教会学生当前知识型社会需要的高阶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

2. 效率评价

基于MOOCs的学习是否比传统学习更有效还有待验证,但至少在提高学习效率上是有所裨益的。Butin^[38]在“MIT还应该做些什么”一文中就写到,一个设计良好的MOOCs课程是持续高效的,随着对内容的不断细化,在高度结构化和顺序步骤的基础上,它可以提供即时的反馈,以适用于学生的不同学习方式和点击方式。设计良好的课程自动化模型不仅开始呈现几乎与传统教学指导一样的效果,在许多时候它甚至能增加20%~50%特定类型的学习。例如,非营利性组织Ithaka就对在线课程中“由机器引导的学习(Machine-Guided Learning)”的可行性进行研究^[39],他们将六所大学共605名学生作为实验组,随机分配到基于人工智能的学习平台上进行课程的学习结果显示,实验组与对照组(采用传统授课方式)的学生获得相同的学习成果,包括出席率、期末考试成绩、专业程度评价,但基于平台学习的学生则节省了四分之一的学习时间,证明了在线课程能提供更经济更快速的学习。

也有学者认为,尽管MOOCs具有改善和扩展教育的潜能,开放的特性有助于削减教育成本,但是,其结果至今仍然令人非常失望^{[40][41]}。依托于MOOCs的长期效果之一确有可能削减高等教育的巨额成本,如降低大学的费用,免费课程使得传统的学分不是那么昂贵。但开放教育也有一定代价,通常情况下,授课者在课程真正开始之前就需要花超过100小时来录制在线视频讲座,以及做一些其他准备,其他人(如教学助理)也需要用几十个小时来作基础准备工作。课程一旦开始,授课者一般每周需要投入8~10个小时来进行课程维护,大多数授课者和助教被大量来自MOOCs课程学习者的信息所淹没。至于是否授予学生正式的学分,大多数教授并不认为他们的MOOCs都准备完备。总之,这些额外的工作使得MOOCs对教师来说效率反而成为问题。

也有学者认为,现阶段的MOOCs似乎更像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第二种继续教育方式^[42],而不是正式的教育模式,因为在目前MOOCs平台注册与活跃度较高的学习者都是来自教育条件较为落后的国家。Daniel认为,只有当基于MOOCs的学习得到相应的认证并被授予学分和学位时,其才正式融入正规教育。但也应该看到,MOOCs可能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更慎重地发展网络教育,借鉴、利用OER和MOOCs的资源与经验发展本国的教育模式。

3. 个性化特色

MOOCs在技术运用和学习资源应用需求这两个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为实现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可能性。

在技术层面上,目前MOOCs中使用的技术包括:聚集了如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集学习讨论以及同伴互评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学习平台、高质量的检索性视频,以及数据捕捉和分析技术,这不仅使得基于网络的教学变得更加有

效,而且使得这种教学能够对更大范围的学习者开放^[43]。在这种类型的课程学习过程中,技术的作用不再仅仅体现在为学生的学习提供辅助的层次上,而更多的是促使学习者运用技术进行个性化观点的表达、个性化学习内容的获取,以及个性化学习反思等。与此同时,运用这些技术于 MOOCs 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学习副产品——学习过程数据中,能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反馈和学习资源的推送。

另外,与以往由教师单独设计和决定课程内容的网络教育方式不同,MOOCs 采用“渗水式”的数字学习资源设计方式,为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提供可能。MOOCs 起源于联通主义学习理论,即学习是要建立知识之间的连接。因此,在目前大约持续 10 周左右的 MOOCs 课程中,传递知识不再成为教学的重点,而更多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向学习者抛出与学习主题相关的“锚”,要求学习者能够在课后通过直接学习相关材料或者间接与同伴沟通获取对学习内容的理解,达到扩展对复杂学习任务认识的目的^[44]。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诸如数字图书馆、数字教材等提供的多样性学习资源成为 MOOCs 课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内嵌于 MOOCs 课程中的数字图书馆、数字教材等学习资源,不仅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不同背景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而且借助学习资源这一桥梁,可以使得课程设计者、教师与提供诸如数字图书馆、数字教材等多样学习资源的专业人员有合作的机会^[45]。在与不同专业背景和视角的人员的合作交流中,MOOCs 课程的设计者和教学者能够制作出具有灵活性、可重用性和可组合性的课程内容,这样也能够为学习者提供不同的学习体验,从而实现教学的个性化。

如果说内嵌在 MOOCs 课程中的数字学习资源(比如数字图书馆、数字教材)能够为学习者在学习内容上提供不同的学习体验,那么,在 MOOCs 课程中运用的技术则可以促使不同的学习资源被利用起来的同时,还能捕捉到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个性化学习数据。这样,在两者的配合下,借助基于 MOOCs 的教学手段,运用学习分析技术对学习过程的评估、追踪预测和分析,实现个性化教学和学习则指日可待。

四、真正的挑战是什么,如何应对?

根据 Sloep^[46]的阐释,MOOCs 这一缩写词中的每一个字母都是充满争议的。如 massive, 数量级多大才算 massive 没有任何官方界定,可以是一个人的课堂,也可以是成千上万甚至是十万人同时在全球各地同步课程。第一个“O”,寓意为 open,但具体是课程注册的“开放”还是延续 OER 的资源内容“开放”,亦或是提供免费的教育,呈现一种大众都能承担的教育模式?第二个“O”,代表 online,是指本地组群还是基于在线的实时交互?第四个字母“C”,含义则更具争议性,course 一般解读为课程,强调依照学习者的自我步调进行学习,但还有很多特征有待确认:课程开始、结束时间,学校的认证,徽章,教师的角色,学习社区,传统模式的评价与反馈等。具体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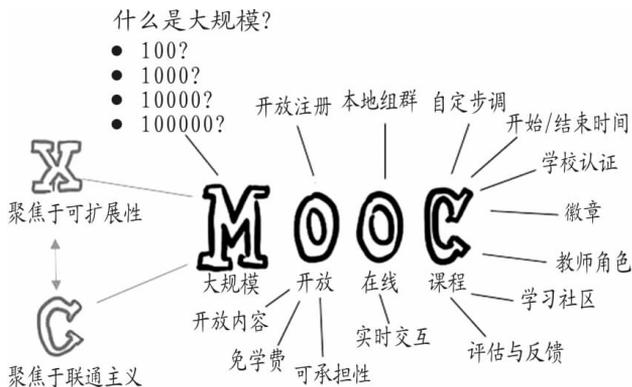


图 1 MOOCs 及其多重含义^①

以往,人们对 MOOCs 这个词重点关注的是“海量 massive”、“开放 open”和“在线 online”,而“课程 course”似乎并没有吸引人们多少眼球,但恰恰这才是教育理应关注的重点。课程设计、教学法、教学质量无一不是由课程来承载的,海量、开放、在线都是为了让课程变得比传统教学更有效,更能解决教育问题,所创建的学习环境能更好地引导学生获得成功的学习成果。我们要看到,虽然 MOOCs 以能够提供大规模的优质教育资源和最新知识体系的全球共享著称,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与质疑。

(一)对高校教学质量的追求

MOOCs 引发的这场教育风暴,有些人认为会颠覆教育模式开创新的教育时代,有些人则看好其与传统教育结合的混合模式,更有些人则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在线教育的炒作,在不久的将来它将逐渐衰落并销声匿迹。无论如何,在这诸多的质疑声中,回归到教育本源,我们关注的是其对教学质量的提高是否有效。基于现有的 MOOCs 课程我们可以看到,知识被解放使得高等教育被分解成最小的组件,细化后的教育结合技术增强学习,组合形成全新的高等教育模式。但不同于信息技术迅速而明显地颠覆其他行业(如音乐与新闻媒体),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变化需要较长时间来验证。

MOOCs 是否真正提高了高校的教学质量?答案一直都存在着争议。撇开是否有效不谈,MOOCs 借助网络技术的强大功能快速而广泛地传播知识,并且以平台的形式为人类知识的创新提供场所是毋庸置疑的。基于 MOOCs 的学习交流呈现网状交叉、即时互动性。网状交叉使得人群在学习过程中互相启发;即时互动则有利于记录人们转瞬即逝的灵感,并促进学生之间的思想碰撞,这种集体式、开放式、即时性的激发型互动学习能促进最终的集体增智。只有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导航与指导,创建与提供友好的在线学习工具(包括多媒体协同创建、虚拟现实情境、模拟实验等),有效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持久性,并配合以个性化学习模式与即时评估,才能真正提高教育的质量。

(二)学习分析技术的应用

①图片来源:Scooped by Peter B. Sloep onto Networked Learning.

在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2013年7月的一篇时事评论中,作者就谈到,他们不认为MOOCs是一项改造学习的变革性创新,倒是基于平台的大数据及其应用和自适应教育的结果能带来具有破坏性和深远意义的创新,每天基于平台收集到的大量数据通过自适应能够帮助教育者为学习者打造个性化的学习^[47]。

基于教育大数据,全面跟踪与收集学生的学习行为、过程、个性路径、特点,结合技术进行因素和过程分析,形成有针对性的分析结果,应用于教学,使得教师能及时准确地掌握学生学习情况、提供指导与反馈;同时使得教学环节与平台得以改进,不断优化后再用于支撑学生的学习。正如Butin^[48]在“MIT还应该做些什么”中说到,MITx(麻省理工大学开设的一项网上学习新计划)尝试创建一个持续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系统,以支持学习中的结构化按需反馈。结构化的“及时”反馈(而非总结性的“课程结束”测试)是教育者们追求的目标,因为它使得关注知识传递的单向教学转变为一个循环递归的指导模式。

从这一思路可以看到,当前在线教育发展到成熟阶段后,教学的功能发生改变,课堂从“传递知识”转变为“互动与评价”,技术成熟后在学习过程中的交互可以是“人—人”也可以是“人—机”,并最终形成一个不断优化的环路模式。在这一形势之下的教学将更具个性化也更有效,但目前基于MOOCs课程的教学还在不断摸索阶段,汇聚了越来越多的优质教育资源之时,如何整合教学方法、工具与平台来不断增强学习体验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经费、技术、制度的挑战

MOOCs的本土化挑战,还体现在对其运营模式、技术支撑以及制度管理方面。虽然在国内的大规模在线教育论坛上,相关负责人已经提出中国的MOOCs运营模式将是“政府支持、高校主导、企业参与”^[49],但并未谈及经费、技术、制度上都应该如何运作。在具体运行过程中,经费上如何找到稳定的资金支持,是效仿“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由国家政府出资?还是模仿国外的大学自己寻求资金和技术来运营?也许更可行的是寻求多渠道投入、开放竞争的机制,这都是MOOCs本土化时面临的命题;在技术上,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已达成共识,如何参与合作,其技术与硬件环境需要达到的标准,包括网络带宽、传输能力等都成为挑战;在制度上,在课程开始之前,配套的国家/高校管理体系需要完成,包括良好的生态环境、信用保证、学历认同、课程标准、评估机制等,都是不可忽视的。

从云计算、物联网到新兴社交媒体,风起云涌的信息技术市场使得创建教育平台的成本不断降低,MOOCs作为信息技术的汇聚成果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中让教育者们开始理性思考,何谓高等教育的本质。其在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回归本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融合多因素,如整体国民的信息化素养、观念,专业人才的培养,互联网基础设施与技术,课程资源等。

五、总结

在教育研究者眼里,MOOCs是实现网络学习环境下新型

理论——联通主义学习理论的有效实践模式;在高等教育的关注者眼里,MOOCs是运用技术变革高校传统教学模式,提升教育质量的方式;在商业集团的眼里,MOOCs是继开放教育资源运动之后又一在教育领域能为其创造商机和利益的手段。站在不同立场上,不同受众对MOOCs在教育领域的发展预期有着不同的关注。但是,MOOCs的发展要避免重蹈以往诸如OER的覆辙,需要在本土化的热潮之下审思和解决核心问题。

本文主要从国际发展背景和中国本土化的MOOCs发展现状两个角度阐释了中国MOOCs本土化发展的吁求。通过对MOOCs已有发展轨迹的梳理、MOOCs与以往网络教育的对比分析,以及对MOOCs教学法的检视等维度探讨了本土化MOOCs何以可能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MOOCs本土化过程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MOOCs是一种实现方式,不仅很好地融合了“网络学习”和“开放教育资源”这两个在教育技术领域备受关注的重要内容,而且作为将技术平台、教学方式以及学习产品综合于一体进行研究的“领地”,MOOCs为变革传统教学方式、提升高校教育质量、实现个性化学习等提供了新的思路,滋养了技术应用于教育这一领域中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关注学习分析技术、翻转课堂等的研究。

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要使我国已有的MOOCs萌芽得以发展和壮大,我们需要在对本土化MOOCs进行明确定位的基础上,关注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要素和基本问题。首先,技术平台不仅要足够健壮,更需要在捕捉学习过程数据、实现学习分析和个性化服务方面有突出表现;其次,在教学法方面,发挥渗水式数字资源优势,课程设计和教学活动成为资源向学习者个性化集中的依据;再次,在制度和外围环境中,需要有效突破涉众之间的利益壁垒。

[参考文献]

- [1]Johnson L, Adams S, Cummins M, et al. The NMC Horizon Report: 2013 Higher Education Edition[R], 2013.
- [2]王左利. MOOC: 一场教育的风暴要来了吗? [J]. 中国教育网络, 2013,(4):11-15.
- [3][20] Allison Littlejohn. Understanding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EB/OL]. [2013-09-03]. <http://cemca.org.in/resources/edtech-notes#UgHUbY2DaeA>.
- [4]Downes S. Places to go: Connectivism & connective knowledge[J]. Innovate Online, 2008, 5(1).
- [5]陈竹. 北大清华加入美国在线教育平台[N]. 中国青年报, 2013-05-23 (03).
- [6]易蓉,张炯强. 复旦交大加入全球最大在线课程联盟[N]. 新民晚报, 2013-07-09(A7).
- [7]上海交通大学新闻网. 上海交通大学联合顶尖大学引领中国MOOCs [EB/OL]. [2013-07-09]. <http://news.sjtu.edu.cn/info/1021/137737.htm>.
- [8]北京大学新闻网. 北大携手德稻, 引领MOOCs风潮[EB/OL]. [2013-07-26]. <http://www.coe.pku.edu.cn/subpage.asp?id=4666>.
- [9]Lewin, T. Coursera, an Online Education Company, Raises Another



\$43 Million[DB/OL]. [2013-07-10].NewYork Times.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3/07/10/coursera-an-online-education-company-raises-another-43-million/?hpw&pagewanted=print>.

[10]Wikipedia.Couesera [EB/OL]. [2013-08-21].<http://zh.wikipedia.org/wiki/Coursera>.

[11]Wikipedia. edX [EB/OL]. [2013-08-2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dX>.

[12]The economist. The attack of the MOOCs [EB/OL]. [2013-06-20]. <http://www.economist.com/news/business/21582001-army-new-online-courses-scaring-wits-out-traditional-universities-can-they>.

[13]Cooper S, Sahami M. Reflections on Stanford's MOOCs [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13, 56(2): 28-30.

[14][45]Mahraj K. Using information expertise to enhance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J]. Public Services Quarterly, 2012, 8(4): 359-368.

[15]丹尼尔.让 MOOCs 更有意义:在谎言、悖论和可能性的迷宫中沉思[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3,(3):3-12.

[16]宋健峰,白秀广.现代高校教学管理机制研究——对学生评教的再思考[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1,30(11):21-23.

[17]Cooper, S., Sahami, M. Reflections on Stanford's MOOCs [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13,56(2): 28-30.

[18]东西部高校课程共享联盟[EB/OL]. [2013-06-20]. <http://www.zhihuishu.com/ableucc/union/pages/Unionhome/unionhome.jsp>.

[19]上海高校课程中心[EB/OL]. [2013-06-20]. <http://www.ucc.sh.edu.cn/>.

[21][25]Siemens G.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M]. Commonwealth of Learning, Athabasca University Press, 2013.

[22]Rodriguez O. MOOCs and the AI-Stanford like Courses: two successful and distinct course formats for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EB/OL]. [2012-07-09]. <http://www.eurodl.org/index.php?p=current&article=516>.

[23]Levy D. Lessons learn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a connectivist 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 (MOOC)[C]//Emerging Technologies for Online Learning Symposium, the Sloan Consortium, San Jose, CA, 2011.

[24]Kop R, Fournier H, Mak J S F. A pedagogy of abundance or a pedagogy to support human beings? Participant support on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search in Open and Distance Learning, 2011, 12(7): 74-93.

[26]Martin F G. Will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change how we teach? [J].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2012, 55(8): 26-28.

[27]Day J A, Foley J D. Evaluating a web lecture intervention in a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course [J]. Educ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2006, 49(4): 420-431.

[28]Jaschik, S.. MOOC Mess Inside Higher ED [EB/OL]. [2013-08-06]. <http://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3/02/04/coursera-forced-call-mooc-amid-complaints-about-course>.

[29]Cronenweth S. Learning Analytics and MOOCs [EB/OL]. [2013-04-30]. <http://blog.socrato.com/learning-analytics-and-moocs/>.

[30][48] Mackay, R. F.. Learning analytics at Stanford takes huge leap forward with MOOCs. Stanford Report [EB/OL]. [2013-04-11]. <http://news.stanford.edu/news/2013/april/online-learning-analytics-041113.html>.

[31]Piech C, Sahami M, Koller D, et al. Modeling how students learn to program [C]. Proceedings of the 43rd ACM technical symposium on 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ACM, 2012: 153-160.

[32]Sharma.A MOOC Delusion: Why Visions to Educate the World Are Absurd.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EB/OL]. [2013-08-05]. <http://chronicle.com/blogs/worldwise/a-mooc-delusion-why-visions-to-educate-the-world-are-absurd/32599>.

[33][38]Butin,D.W. What MIT Should Have Done Elearn magazine [EB/OL]. [2013-08-07]. <http://elearnmag.acm.org/featured.cfm?aid=2263018>.

[34]Glance D G, Forsey M, Riley M. The pedagogical foundations of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J]. First Monday, 2013, 18(5).

[35]Armstrong L.. Coursera and MITx: Sustaining or Disruptive? [EB/OL]. [2012-09-22]. http://www.knowtix.com/nav/coursera-and-mitx-sustaining-or-disruptive_35842.

[36]Bates A W T, Sangra A. Managing techn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Strategies for transform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M]. Jossey-Bass press, 2011.

[37]Bates, T..What's Right and What's Wrong about Coursera-Style MOOCs? [EB/OL]. [2012-09-20]. <http://www.tonybates.ca/2012/08/05/whats-right-and-whats-wrong-about-coursera-style-moocs/>.

[39]William G. B., Matthew M. C., Kelly A. L., & Thomas I. N. Interactive learning online at public universities: Evidence from randomized trials[M]. Ithaka SR press, 2012.

[40]Toyama, K.. There are No Technology Shortcuts to Good Education [EB/OL]. [2012-09-22]. <https://edutechdebate.org/ict-in-schools/there-are-no-technology-shortcuts-to-good-education/>.

[41]Daniel, J. S.. Computers in Education: Dreams, Disappointment and Disruption [EB/OL]. [2012-09-23]. http://sirjohn.ca/wordpress/?page_id=29.

[42]Daniel, J. S., Uvalic-Trumbic, S. & van Wyk, T.. Fostering Governmental Support for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ternationally [EB/OL]. [2012-09-23]. <http://www.col.org/resources/speeches/2012-presentations/Pages/2012-02-21.aspx>.

[43]Educause. What Campus Leaders Need to Know About MOOCs [EB/OL]. [2013-09-02]. <http://www.educause.edu/library/resources/what-campus-leaders-need-know-about-moocs>.

[44]Barnes C. MOOCs: The Challenges for Academic Librarians [J]. Australian Academic & Research Libraries, 2013 (ahead-of-print): 1-13.

[46]Sloep, P. B.. MOOC: Every letter is negotiable, Scooped onto Networked Learning - MOOCs and more [EB/OL]. [2013-08-05]. <http://www.scoop.int/networked-learning-learning-networks/p/3999646159/mooc-every-letter-is-negotiable-mathieu-plourde-blog>.

[47]Guthrie D..MOOCs are toast or at least should be [EB/OL]. [2013-07-31]. <http://www.forbes.com/sites/douguthrie/2013/07/31/moocs-are-toast-or-should-be/>.

[49] 中国教育网.MOOC: 大学的机遇与挑战 [EB/OL]. [2013-05-07]. http://www.edu-gov.cn/Topics_show.asp?newsid=6640.

[作者简介]

顾小清, 博士,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信息化的理论与实践、教育培训系统设计开发、CSCL、学习技术系统及其用户行为; 胡艺龄,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系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为在线学习行为分析; 蔡慧英,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系在读博士, 研究方向为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

Appeal and Response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OCs' Localization in China

Gu Xiaoqing, Hu Yiling & Cai Huiy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simplified as MOOCs, has caused widespread concern from education researche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Like a club gathered by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he alliance of MOOCs composed by Coursera, edX and Udacity brings huge impact and much pressure to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Many well-known universities in China also begin to join the alliance, in the meanwhile they are more eager to localize the MOOCs. In view of the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trend and status quo of MOOCs, after the appeal of MOOCs' localization is reviewed, how to realize it is analyzed, and finally the challenges MOOCs brought and how to respond to them are discussed in the paper.

【keywords】 MOOCs; Localization; Learning analytics; Online education;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收稿日期:2013年8月30日

责任编辑:刘菊

第11届全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优质课 大赛10月启动

【本刊讯】全国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优质课大赛暨现代教育学术年会(以下简称“课程整合优质课大赛”),是为教育信息化人才培养搭建一个全国性的智慧整合与交流平台。第11届课程整合优质课大赛将由教育部数字化学习支撑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培训中心、东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共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三次比赛,预期分别为今年10月在安徽省合肥市,11月在天津市,12月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

据介绍,课程整合优质课大赛每年举办一次,今年的大会主题为信息技术促进学科教学方法创新。关注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信息技术环境下培养学生智慧、促进学与教方式创新的途径与方法;探索教学资源、工具软件建设的方向及其在交互电子教学设备(电子白板、互动电视)、电子书包等环境下有效应用的方法;提升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能力等。大赛旨在引领我国中小学教学信息化方向,提升教师教学信息化能力,全面推动全国中小学现代教育的发展。

大赛的参评课分为研讨课、模拟展示课、同题异构

观摩课三类,将邀请分管教育领导、高校专家学者担任评委,并评出一、二、三等奖。另外,现代教育学术年会也将同期举办,将围绕智慧教育、信息技术促进学校教学及管理方法创新、数字化校园构建、教师教学信息化能力提升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期间还将安排专家报告、局长及校长论坛等。

这样的大规模赛事无论是对于从事一线教学实践的工作者来说,还是对于关注信息技术现实教育应用的其他研究者来说,都具有较大的影响。为了保证大赛的高质量、高水平,现面向全国范围征集信息技术应用与现实课堂教学的优质课例,进行示范、评奖。这将是理论与实践的对话、思想与行动的交流、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盛会。热诚欢迎国内广大学者、专家、政府分管教育领导、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中小学校长及教师、相关学术媒体参加。

相关事宜请浏览网址:www.chinalixiang.net;秘书处:东北师范大学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教师教育资源研究所;联系人:唐焯伟、钟卓;联系电话:0431-84536997;e-mail:dsidealpx@163.com。

(焯伟)